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五回 說火災木氏知因 誤藥性燕媛抱恙

燧火原從木上來，相依不謹便堪哀。可憐蘭萼深林下，亦受熏蒸切近災。

卻說愛娘、雲屏一宿提過，至次日梳洗已畢，枝兒告訴道：「昨夜起火地方，就是咱家教染布的那任家舖子。今早令人去取布，回來說任家布舖全被火燒，貨物俱無救出，氣得任財主要死。」愛娘道：「我說那火方位約在朝陽門內外，果然是在東四牌樓。」枝兒又說道：「來人還說，街市上舖子都皆關閉，京營兵弁在各巷口屯札，不許轎馬來往，一如前年永樂天子駕崩樣子。」正說著，僕婦來請早飯，二小姐到前廳陪林、花二夫人飯畢。林夫人道：「木媽媽女兒柴姐嫁與任財主家人，聽見任家失火，今早便告假去看。」雲屏問道：「聽得大街小巷俱有官軍把守，這是何故？」林夫人道：「此乃朝廷有事，怕有奸人，故爾嚴備。我已令鬆之盛打聽去了。」不半日，鬆之盛稟說：「昨夜三更時分，洪熙天子上賓，新君不日就要即位。人情晏安，毋須驚恐。」宣安人亦令人來告知愛娘道：「街上下許轎馬來往，小姐多住兒日，俟事定後回家不遲，」又有忠誠伯茹連令人來告知花夫人道：「夫人且不可回家，候事定了，令人來接。」於是花夫人、宣愛娘俱不得回家。當下花夫人、林夫人、愛娘、雲屏四個人團團坐定，日將落時，木媽媽才來稟說道：「這任財主家眷卻住在朝陽門之外，只那布舖在城內東四牌樓。門面五間，到底四層。第一層作櫃房，二層作堆房，三層作染房。院內前後有大席棚，大木架。四層乃俺女婿居住，照看買賣。昨夜俺女婿與伙計吃酒，我女兒教一個小丫頭在火上熱酒，酒沸出來，燒了紙隔，引著紙窗，連接房簷，風勢又大，火星飛上席棚，從後望前，連染房一並燒起。伙計們盡都吃醉，又從木架延及堆房，第一層櫃房內燈火偏又倒在布閣上面，亦燒著了。從前望後，內外夾攻，兩處無路。俺女兒女婿都跳到隔壁藥舖子裡的空院內。四層成了一塊白地，貨物俱皆燒燬，恰好只燒本家，並無連累鄰舍。今日一早，街房上將俺女婿鎖去，次後將任財主亦拿了去，說天子駕崩，人心慌亂，萬一奸凶乘勢，豈不有關大事？要從重治罪，以警愚頑。幸得隔壁開藥舖的伊士義，是太醫院有名御醫，勢家俱都認識，替他走通，還不知如何發落。」林夫人道：「這任財主是何等人物？」木媽媽道：「是本京人，名叫任自立。父親原是秀才，自立幼不讀書，只作買賣，四五十年以來，走川廣，販雲貴，如今典當亦有，燒鍋亦有，又放加一賬官利債，以此無人不知任財主名目。他又捐個雜職，帶頂頭巾，騎匹驃馬，呼么喝六，討人敬奉。娘子姓冉，亦有五十多歲，稱為安人。只生一女，小名香兒，生得花枝兒一般，足可上得圖畫。人說他偌大家財，只有個女兒，終豈不嫁，還是一味刻薄，今日這火正是報應。」林夫人道：「刻薄固當有報，似這吃酒失火，亦是自不小心，我們昨日險些亦無弄出事來。」

木媽媽道：「一福能壓百禍。夫人如何比得別人？」按下這邊說話，且說伊士義因昨夜布舖失火，慌亂一夜，將一應藥材抬了半街，幸而無有延燒過來。次日見任財主被人追拿，恰在門首經過，士義出來慰問，任財主再三求托，且又許下謝禮。這伊士義貪著得銀，便望各處講情。且數日前受了司禮全內相囑付，診看燕小姐病症。又收下燕家合藥銀兩，藥已丸成，正可隨便送去，燕烏台或者不允，全內相必有人情。不想慌慌張張錯拿了一包，騎馬投燕御史家來。適值燕御史前幾日就住門頭村裡去養靜，只得留下藥又往全義家去。

話說夢卿自全義給假之後，卻當真病起來，全義又薦伊士義看病，好雖好些，尚未起牀。這日得了新丸的藥，照方便用三錢。至三更之後，腸鳴肚響，瀉過幾次。第二日又用三錢，便腸擰肚痛，水瀉不止，晚間不敢再服。至第三日，令人請了伊士義來，診過脈，說道：「此係過服走瀉之物所致。」前日送來丸藥，乃小心斟酌，一派補濟之味，如何反倒下行？細想半日，猛然想起與燕小姐丸的藥是用紅紙包裹，此係白紙紅簽，乃是與西域外水運使家丸的，錯拿了來，卻不肯認錯，因說道：「想是那藥裡有甚不到處，拿回去再添一兩味就好。」於是又留下一貼湯藥，即使辭出。到了家中，故意遲延，過兩三日，將紅紙換成白紙紅簽，仍復送來。燕夢卿服過湯劑，又用丸藥三錢，瀉便止些。一連又服數日，竟不走動。奈因病臥日久，又瀉傷元氣，急切不得速愈。時值末冬，新君即位，詔改明年為宣德元年。各巷口官兵皆撤，城門大開。

燕玉回家，夢卿身體雖漸次平復，而水瀉病根，從此作下矣。是時臘雪連朝，預兆豐年之瑞。市聲徹夜，妝成物阜之容。鄭文送白梅花一盆與甥女解悶，夢卿著實愛惜，因賦一絕句道：聞說江南並雪開，蕭闈何幸一枝來。卻憐柔素與奴似，些子春光占帝台。

看這詩，分明是夢卿自比。言自己雖一介弱女，欲與燕京人物分一席也，譬如盆梅雖小，光華有限，然一種絕世之芳，實可分沐帝台之春耳。作畢再三吟詠，忽覺神思困倦，恍惚間走到一個去處，見喬木參天，林深葉密，地下細草紛紛，圍繞著一灣流水。水內浮萍被風吹的忽東忽西。走了半天，走不出道路，抬頭仰視，從枝間葉底微微透些瞻光，方始辨出南北。

手內拿著一枝萱草，不知何處一聲雷響，萍沉草化，林木皆空，變成一塊田地。驚得渾身是汗，醒來見窗上日正西下。因自想道：此夢難解。細草乃至微之物，浮萍乃無定之物，萱花雖好，又非尊貴之物。喬木有速下之勢，瞻光有妃主之象，莫不由掖庭選人後宮，以沐椒房之德乎？」然亦隨遇而安，聽命由天罷了。正是紅顏自古多薄命，擬將幽意問嫫娥。當晚飲粥服藥不提。

再說那日伊士義，從燕玉家去求全司禮，恰又不在家。一連伺候數日，皆不得相見。一日少暇，方得拜謁。座間言友任自立之事，全義道：「那廝味卻良心，損人利己，合當如此，誰去管他！」伊士義道：「實不敢瞞，小子所走人家，總無象老大人氣力大者。老大人若不管，不但任自立性命不保，我小子亦無顏見人矣。」全義道：「任自立雖是刻薄，卻與我無涉。他又無甚大罪，救亦不妨。只那巡城官員，素不相識，如何說得？」伊士義道：「便是巡城御史吳維，小子未曾走過他家，老大人細想有可以轉說者亦好。」全義真個想了一會，道：「吳御史胞兄安陸侯吳西，我亦無來往，卻認得他表兄通政史耿懷，這一路可以說得。再燕祖圭舊與吳御史同寅，且又與耿通政莫逆，這一路亦可以說。還有去世林尚書夫人，將親女許嫁耿懷之姪耿朗，耿朗係吳御史表姪，甚加親愛，這一路益發可說。燕祖圭雖不肯徇私，耿通政不受請托，然我以情理相煩，想來斷無不允。至於林尚書家，是你多年主道，你可求林夫人托耿家轉向吳家說，則內外人情兼到，或者可成。」伊士義領受，再三稱謝。全義又問夢卿病勢，士義並不提走瀉一節，只說「小子用心調理，病已去得七八。」全義大喜，士義辭出。忙到林尚書門首，尋著鬆之盛，拉到一個僻靜酒樓上去吃酒。先是鬆之盛問道：「伊先生無事不邀，敢問有何見論？」士義道達來情。鬆之盛道：「伊先生你豈不知，我家夫人，極是嚴整。我們從不敢私說人情，且與耿家係屬新親，亦難啟齒。

適所見教，斷難從命。」士義見之盛不允，急了便取出一張收米票來說：「這是敝友孝敬大叔者。家內若用米時，可往這信順店取三十石來用。若是說成，尚有重謝。實不相瞞，他一個有名財主，咱不吃他吃誰？」鬆之盛見事非大重，既先有米票，後又有謝禮，豈不動心？且有木媽媽在宅內，萬一他先求了夫人，這便宜豈不落空？」於是又反說些推倭言語。伊士義十分央祈，方才收下。這一來有分教：市井小人垂頭喪氣，清華公子假綠衣紅。